

与会学者现身说法 揭露中共“国际邪教会议”造假宣传

中共去年12月初在武汉召开“国际邪教问题研究学术论坛”。事后，2017年12月3日，新华社刊登英文文章声称，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约30位学者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论坛，“一致同意”法轮功是一个“邪教”。

近日，两位西方学者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以实际情况反驳了中共媒体的歪曲报导，并且分析了中共利用西方专家攻击法轮功的手段。确凿的证据令人瞠目：原来，中共媒体宣扬的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的“一致认识”，就是这样造假形成的。

与会专家指新华社捏造他们的言论

与会的加拿大专家迈克尔·科洛维尔德（Michael Kropveld）说：“我绝对没有说过任何像那篇文章中所引用的话。”科洛维尔德将其演讲稿发表在网，以示澄清。他向记者说明，当天只有4位外国专家到场，还有2位是通过skype参加的。科洛维尔德是加拿大邪教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及创



■上：因特罗维涅；下：科洛维尔德
办人，在邪教问题上有40多年的研究经验。

另一位意大利宗教社会学权威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去年6月和9月分别参加了中共在河南和香港举办的“国际反邪教学术交流会”，在研究了中共提供的文件后，得出了和中共完全不

同的结论，并拒绝签署中共提供的声明。因特罗维涅是意大利新宗教研究中心创办人及主任，对宗教问题有着深厚的研究，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发表了几十本专著。

利用外国学者来访为迫害法轮功造势

意大利专家因特罗维涅教授说，他对中共捏造新闻的做法并不感到新鲜。因为他去年被邀去中国开会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感到报导文章好像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最后把我们的照片补上去而已。”

他表示，中共当时的一篇文章称，西方学者来的时候带着错误的观点，但这种错误的观点之后被“纠正”了。他说：“根本就没有那种事发生。”

他还披露，他们在中国期间，只允许拜访中共认可的教会信众及官方地点，只听到官方的说辞，没有听到非官方或非中共控制的对中国宗教状况的言论。

因特罗维涅认为，中共的策略就是通过编造或嫁祸案例来为它们的迫害行为寻找合法性。甚至有中共的相关文件说，需要动员西方学术界来支持其做法。

因特罗维涅指的是河南省委办公厅去年3月31日发布的一份红头文件。文件指出要“发动在美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记者、侨领等爱国和友好人士发声，争取让境外媒体发出更多于我有利的声音”。

因特罗维涅认为，中共的这一套来自于共产极权的本质，就是一个极权政权的运作方式。他还表示，中共肯定有一个庞大的“假新闻系统”，用它来打击法轮功及其它被定为“邪教”、受迫害的团体。◇

“我们相信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的第一个周末，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哥德堡市中心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告知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正值三九天，寒气逼人，很难得的是这两天阳光明媚。路过的瑞典人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名。

有的人临走时说：“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会变得非常美好，我们相信法轮功，我们相信有神。” ◇



【明慧网】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在台湾高雄开设广告公司的老板郁茹，在经商中如何跨越经商险境，感悟生意正道的呢？

净化身心 全家修炼得福报

二零零五年时因先生宏明在中山大学企管研究所进修，基于兴趣，她也常去旁听杨硕英教授经营管理的课程。杨教授曾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提到一些超常现象是存在的，并非迷信，如台大校长李嗣涔在研究“手指识字”等特异功能，且测试了“佛”、“菩萨”、“耶稣”、“法轮大法”等字显示一片光芒，这超常的现象非常吸引宏明夫妇。

于是他们到中山大学系办找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之后就到炼功点炼功。

郁茹感受到法轮功虽然没有条条框框的戒律，但对心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饮酒、不抽烟、不杀生、不吃生肉，一切都以真、善、忍作指导原则，很踏实。

感悟生意正道

郁茹说：“当工作上跟厂商、顾客、同事相处时，在利益方面比较容易有矛盾冲突，会有不少考验。”

感悟经商正道



■图：广告公司老板郁茹十三年前幸运遇法轮大法（法轮功），全家走入修炼得福报，几次经商险境，感悟生意正道，反转人生。

郁茹回忆，曾有一个顾客印喜帖且指定字型，可是中文在不同字体笔画会不太一样，他自己也有校对过，当印好时却对某个字不满意而要求重印，价值好几千块钱。开始时争执不下，后来郁茹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一下豁然开朗了。于是郁茹打电话跟这位顾客说这部分免费重印，结果顾客很不好意思，拿成品时还送了两箱葡萄过来跟郁茹赔不是，现在彼此成为不错的朋友。郁茹体会道，修炼真的就是要处

处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

慈悲待人 化解恩怨

另一个考验，郁茹雇用了两个分店长，上班时间竟把公司案子私接，把一些公司的资源拿去私用，他们准备要自己开店，也没有跟郁茹讲。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同事看不过去，就来跟郁茹说要处理一下。

当时乍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郁茹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内心很痛苦，于是郁茹就跟先生先讨论该怎么处理，刚开始想装一些监视器把罪证找出来，再诉诸法律，但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是修炼大法了，很多事要往高标准要求自己看问题，从修炼人角度想，感觉自己心量变大，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

回去后郁茹召开店长会议，郁茹感谢他们这些年对公司的努力和贡献，如果想出去开店，可以把一些资源分享给他们用，当新店开张时，也会包个红包祝福他们。他们感动得流眼泪并赔不是，说他们不是要让老板公司倒闭，是有生计压力才这样。一场风暴化解了。后来彼此成为很好的友谊店，员工中也有人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而走入修炼，郁茹的店生意依然活络。◇

【明慧网】我的奶奶今年一百岁，红光满面，白里透红，像个七十几岁模样的人。知道的人都羡慕她长寿且健康，儿女孝顺。熟人都知道她修炼法轮大法。

奶奶出生在穷苦人家，跟我爷爷结婚后，孩子生的多，病也生的多，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七十多岁。听奶奶讲，在她十九岁时，得了眩晕病，晕病一来，一头摔倒，不省人事。倘若没人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在晕倒之前什么征兆都没有。结婚后，家人都担心，怕她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晕倒没人知道人就没了。儿女们都非常担心她的安危。为了治病，药吃了许多，便宜的药不管事了，就得吃贵的、吃有

百岁奶奶的故事

名药店的药。她年轻时农村人富裕的不多，奶奶家经济更是困难，奶奶偏偏得了个“富贵病”，那日子过的很艰苦。

一九九八年正月，奶奶又病了，病的很厉害。那时我父母刚学法轮大法，奶奶也要炼法轮功，当时老人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也不识字。我父母就教她炼五套功法，给她读大法书。老人家认真听讲法录音，天天认真炼功，还说师父书中讲得真好，她也要按大法书中的要求去做，改变自己。

就这样，没多久老人什么病都没有了，腿不弯，背不驼，上下楼不用

搀扶。就是那个多年谁都治不好的晕病也好了，直到现在从来没犯过。

得福的人知道报恩。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奶奶老人家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知道师父和大法是冤枉的。二零零零年五月，八十二岁的奶奶站在天安门前，告诉善良的百姓“法轮大法好”，别听信谎言，她就是大法受益者，活生生的例子。

我奶奶和我父母一样，没有被迫害吓倒，坚信大法至今。奶奶百岁的高龄，至今生活自理，不受病痛之苦。一个穷苦出身，受了大半辈子罪的老太太，是大法给予了她幸福和健康。◇



王桂玲被营口市鲅鱼圈区法院庭审当天迫害致死

【明慧网】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年仅四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玲女士，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当天被迫害致死，情况至今不明。

鲅鱼圈法院玩自救

鲅鱼圈法院非常紧张，严密封锁消息，并且要求每个法院职工写保证书对此事不宣传、不议论、不许两人交头接耳，出现后果自负。王桂玲在牡丹江市林口县的老家现在也被监控，曾有人前脚去家里串门，后脚就有警察进屋问谁来了。

王桂玲女士原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林业局职工医院内科护士，家住林业局职工医院隔壁的住宅楼，为人宽厚、心地善良。王桂玲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八年多的迫害中，曾经多次被绑架迫害，遭警察毒打，被非法劳教两年、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六月出狱，后来流离失所，辗转来到辽宁省营口市。

绑架 非法开庭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晚，王桂玲在鲅鱼圈火山大街与红旗路交叉口处被红旗派出所巡逻车绑架。据悉当时还有法轮功学员王平广被绑架。王平广被非法关押在鲅鱼圈看守所。

十一月十日上午十点，鲅鱼圈法院对王桂玲、王平广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当时是秘密开庭没通知任何人，有的亲友知道后也没人能进入法庭。王平广的家人在楼上庭外等到十一点左右开完庭，看到两位法轮功学员出来，和他说了几句话，还看到王桂玲微笑着点头打招呼。当时看他们两人的状态都挺好的。

王桂玲在法院非法庭审后致死

然而却在第二天听到有人传说法院被关的王桂玲死了。后来在鲅

鱼圈南山殡仪馆的接尸单上看到，是当天十一月十日下午一点十几分由殡仪馆出车到法院接的尸体。警方严密封锁消息。

王桂玲曾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三日，王桂玲正在医院上班时，遭国保大队王青和、王纯明、林口县古城派出所司机绑架。王桂玲被贾启杰、王纯明等人辱骂、殴打约三小时。当时，王纯明用手抓着王桂玲的头发摁倒在地，用皮鞋猛踢王桂玲头部、脸部。王桂玲头发被拽掉，脸被踢得肿胀，左脸部有擦皮伤。恶警踢完后，又从地上把王桂玲拽起，用手猛扇耳光。贾启杰（女）也和他们轮流打王桂玲。他们边打边用恶毒言语辱骂，下流至极。恶警还私自调查她的电话单，构陷她，非法劳教王桂玲两年，在暗无天日的哈尔滨戒毒所遭迫害。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午，王桂玲被林口林业局派出所副所长马青元带领警察侯鲲、李征闯入家中，抄家、绑架、王桂玲被林口林业局基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以下是王桂玲女士二零一六年八月叙述自己这次遭绑架、判刑的经历：（篇幅有限有删减）

我叫王桂玲，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林业局职工医院内科护士。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午，林口林业局派出所副所长马青元带领警察侯鲲、李征闯入我家，抢走法轮功书籍三本。随后到公安局向国保队长孙忠民报告。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后，国保队长孙忠民带人到我家，还带来一女警，只听那个女警假装柔声喊道：“王姨，王姨，开门吧。”见没人答应，孙忠民吼起来：“王桂玲！”大概十多分钟后，他们见没动静，便留下一男警察躲在邻居家监视我，这个警察一直到晚上天黑才走。大概吃了饭后警察又来了，并拿着一个象圆



王桂玲遗照

球一样通亮的东西，倚在邻居家门前向我家左照右照，折腾了一会儿才走。我等到夜深人静时，离开家去了外地。第二天，我在外地给医院院长高峰打电话，向他请假一段时间。高峰用人格担保我的安全。三月十四日早上，我照常去上班，高峰急急把我找到办公室说：毕竟派出所的人在你们家发现了法轮功书籍，他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我陪你去一趟派出所，没啥事，一会就回来。当时我还穿着工作服，高峰让我把工作服脱了，我不同意：“既然一会就回来，就不用脱工作服了，回来还得上班呢。”就这样我被高峰骗到国保大队，被警察绑架。

三月十四日中午，国保队长孙忠民、警察李征、毕克拉着我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个人物品多样，当晚我被劫持到林口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据说所有参与绑架我的人员均获赏金，普通警察五百元。

林业局基层法院原定六月末的一个周五开庭，刚到周一突然把我从看守所带出去说是去开庭。到了法庭，我没看到一个家人和朋友，只有检察院、法院的有关人员及国保副队长刘守臣穿着便衣坐在旁听席上。我被冤判四年，后我又上诉到牡丹江林区中级法院，仍维持原判。我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出冤狱，至今身份证被国保大队扣押。

警察闻真相 前后不一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正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甲，哭诉自己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寻求帮助。甲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其子今年二十二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方某名校，却突然确诊急性白血病。

接电话后，甲同学来到我家。一个大男人，泪眼涟涟，为儿子的病到处借钱，准备手术，需要一百万！

妻子问甲：“一九九九年后，你是在派出所工作，是否参与迫害过法轮功学员，抓人、抄家等？”他使劲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说：“肯定迫害过。”妻子说：“今天的遭遇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应。”他不认同。

妻子说：“要想病好，必须明白大法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们家三口人三退（注：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有转机。”妻子接着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是什么的真相。

他听完真相，同意三退，且急于借钱。我和妻子一九九九年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多次，被单位开除，丧失了经济来源，到处找工作，现在还供儿子上研究生，冬天连供暖设施都没有，经济上也不宽裕。我和妻子商量后将家里的一万元钱给甲，并让他不用惦记着还。

我又将法轮功讲法录音、炼功音乐及一些真相视频拷在一个卡上，建议他儿子修炼法轮功。开始他非常抵触，后来听说许多人患绝症而修炼大法后起死回生，为了儿子的命，他答应让儿子学。

他哭着向我们道谢，并说他以前交往的亲戚、朋友，知道他遇难事后，打电话连

接都不接，感叹世态炎凉。

二零一二年夏天，甲的儿子在南方某医院手术后，钱花完了，一个病房七位白血病患者，只剩他一人了，无奈只有回家。

我儿子和妻子闻讯到他家教他儿子炼功，当时他儿子脸色蜡黄，有气无力，只能站十分钟，但学得很认真。

二零一四年元旦，甲携妻儿，拎着大包小包给我送礼来了，他连声道谢，告诉我他儿子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完全康复了。他妻子说：“儿子刚得病时，我修佛已经八年了，到普陀山一把一把地烧香，可就是点不着。”他儿子说：“一闭眼就看见有许多小鬼来抓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我让他们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他们全家人虔诚地谢师恩。◇

1400 例的由来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在官方和民间都明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情况下，公然发动的。那么，借口何在？唯有制造谎言。喉舌媒体全力开动，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法轮功修炼者，炮制了大量恶毒谎言，煽动仇恨，妖魔化法轮功。

“1400例”是中共用来打击法轮功的系列谎言。它是怎样出炉的？官方通过收买和威逼，让一些不炼功的人扮演炼功受害致死的角色，嫁祸法轮功。在这些事例中，许多人的亲友早已证实：当事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

例如，家住重庆永川双石镇双桥街70号的龙刚，一直患有精神病，后因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中共歪曲报导此事后，龙刚的母亲于2002年1月13日在明慧网刊文澄清事实：“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



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诬蔑法轮功。”

“在我儿子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炼法轮功的，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上面写的念，并要儿媳妇配合他说法轮功不好的话。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他们还教我孙子说诬蔑法轮功的话。”

再看黑龙江农妇李淑贤一例。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起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家属出主意说：“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和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给李淑贤的丈夫编好台词，让他照着读，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医院却没有遵守免费为其治疗的承诺，而是强制她出院。回家后没有多久，李淑贤病故。

“1400例”与不久前反邪教学术交流的造假新闻报导一脉相承，沿袭的都是中共的说谎套路，其目的都是打压良善、延续罪恶。◇